

《中华之魂》编委会 编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

中华之魂

摇篮曲

中 华 之 魂

——摇篮曲

(中)

《中华之魂》编委会 编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’97 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审定
中小学图书馆必备书目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摇篮曲/中华之魂丛书编委会编. —2版. —北京: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 1997. 7
(中华之魂丛书)
ISBN 7-80078-230-1

I. 摇… II. 中… III. 革命回忆录—中国 IV.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3462 号

中华之魂——摇篮曲(中)

《中华之魂》编委会 编

*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交民巷 23 号)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4.25 印张 344 千字

1998 年 6 月第 2 版 1998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

印数:18000—28000 册

ISBN 7-80078-230-1/K·10

定价:86.50 元/套(5.76 元/册)

目 录

争演老黄牛	金德崇 (137)
在党的抚育下	李立 续磊 徐爱民 (146)
战火催我立壮志	马相时 (149)
保小啊, 妈妈	强 涌 (153)
我少年时代的挚友	李 立 (172)
我心中的保小	强 梅 (176)
我们六班	高诺夫 (189)
奇特的婚礼·南瓜宴·山泉	张燕林 (198)
夜行遇险记	黎 虹 (202)
行军轶事	潘江汉 (211)
在革命摇篮里成长	萧 铁 (214)
生活的起跑点	田敬文 (227)
行军趣闻及少先队的作用	邢立统 (249)
延属于小教育活动片断	刘朱梁 赵爱民 萧铁 (256)
母校的光荣传统	伍绍祖 (259)
战地课堂	
——忆晋察冀边区联中生活的一天	范清亮 (261)
回忆邯郸行知学校	张印斗 刘容 刘默耕 (264)
从槐树庄到北京城	高连仲 (271)

争演老黄牛

金德崇

报 名

1946年春上，延中3班号召同学们报名参加秧歌队。

我想咱这号人，卖力气的活应该当仁不让，搞文艺活动的事，还是靠边稍息的好，于是就没有理睬。不料，第二天，肖贵臣正颜厉色地反复问我：“金德崇，你怎么没有报名？你为什么 not 报名？”

“你报名了吗？”我反问他。

他说：“我当然报了。”

噢！这倒的确出乎我的意外，黑不溜秋肖贵臣，腰板和胳膊、腿要多硬有多硬，让他去挖二分地还可以，要去扭秧歌，还不让人笑掉了大牙？！于是我挖苦道：“哟！没看出来，你还是个文艺积极分子，你去演王二小，还是演马家老爹？”

“你甭给我来这一套。咱不能演，还不能跑龙套，还不能搞后勤？快说，你为什么 not 报名？全班就你一个人没报名了！”

“哎！这不正好么，你们都去演秧歌，我留下来看家。”

“看家？！你想得倒美，留谁看家也不能留你看家呀！”

我辩驳道：“我一不会扭，二不会唱，看家不是正合适么！”

“你不会扭？！这你骗得了谁，哪回起哄串秧子少了你啦？！你说不会唱？咱班还有谁的嗓门比你高？！这回你非得给我参加不可！”

妈呀！要是老肖说了“非得”，即便你使牛劲也挣不过他。于是我求饶道：“那不是瞎起哄么！咱可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场

子，还是让那些艺术细胞多的人去扭吧！再说也臊得慌！”

“哟！今儿个你脸皮倒薄了，你不是说，光天化日之下的‘吊膀子’是艺术需要么！还嫌什么臊得慌？！”

——唉！这个老肖，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？！

上面这段话，是去年闹秧歌之后的事了。当时，有人去参加秧歌队，我们这帮调皮鬼就背后讥讽人家：“某某去‘骚情’去了！”贺光辉和马秀珍演《夫妻识字》，有人就说人家“吊膀子”。事后马秀珍一来我们班，我们就起哄嚷嚷：“马秀珍寻老汉来了！”马秀珍倒落落大方，回一声“再喊，我就撕你们的嘴！”光辉可不依不饶，抡着个拳头追打喊得最凶的人。十五六的娃娃开这种玩笑总不是回事，何况还打击了大伙参加秧歌队的积极性。为了正确对待这个问题，班主任和党小组做了细致的工作。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，我在发言中把表演中的“眉来眼去”用了个俗语，说成了“光天化日之下的‘吊膀子’是艺术的需要！”惹得哄堂大笑，也落下一个话把儿。今天又让老肖提起这件事来了。

老肖说：“去年，我还真当你的认识有所提高了哩，原来说是说，做是做。今年你还想溜！快说，你参加不参加？这可是政治任务。”

“什么？政治任务？！”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政治任务是一种最神圣、最崇高的使命，只有不折不扣地彻底完成。我二话没说，痛痛快快地答应了。

“可别上场子！”

虽说是已经报名参加了秧歌队，但心眼里总还揣着一个“小九九”——过去说人家是去出风头、“骚情”，今儿个自己咋好去上场子哩？！最好还是找个别的差事干干，别出头露面的。当我一听说要成立后勤组时，就拼命去争取。心想，我既当过伙食委员，也干过生活干事，争个后勤还是有优越条件的，这样我就可以不参加演出了。不料报名的人很多，说是让谁担任后勤，再临时指

派。

后来乐器组又招人，干这个也可以避免上场子，竞争也很厉害，我们去了三个人，很快我就被淘汰下来。后来听说，王敏清除了会拉二胡之外，还能吹笛子，是个多面手，我当然竞争不过他。没办法，只好乖乖地去扭大秧歌。

争演老黄牛

又过了几天，听说寒士坡老师编了个秧歌剧，叫《变工去》。要挑三个演员，除了演小俩口以外，还要一个装牛的。老师们担心这个角色不好派，就先给我们班的人透个风。我一听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不料全班人都报名争演老黄牛，谁也不让谁。这个说：“我腿粗胳膊壮，本来耕地时我就是拉套的。”那个说：“我会扎牛头，糊上纸，再披条黄毯子，就像条牛了。”真是各显其能。

寒老师见大伙争得这么热闹，便顺水推舟说：“既然一条牛不够你们争的，那么还要一个赶牛耕地的人，谁来表演一下耕地？”这下可都傻眼了，谁也不吭气。倒不是都不会扶犁耕地，而是一表演“耕地的”就得去演娃他爹了。于是你推我让的，谁也不肯演。寒老师激将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！在你们班连个耕地的人都挑不出来，我到别的班挑去！净想找便宜事。要真想抢着演‘老黄牛’，就得再给我推荐一个身强力壮会耕地的演员，否则你们就什么也捞不着！”说着就走了。寒老师心中有数，把挑选赶牛人的任务推给这帮争当老黄牛的娃娃，肯定比他挑选得更充分、更合适。可是，我们又推荐谁去扮演这个“赶牛的”娃他爹哩？！

推荐演员

谁也不愿意去当赶牛的娃他爹，甚至连推荐演娃他爹的人也没有了。这时，比较稳健的班长牛荫西发话了：“这样吧，在别的节目里已经担任了角色的人，或参加了乐队的人就别再争了，咱

们在剩下的人里头，选上两个身强力壮的、争当老黄牛最凶的人，一齐推荐给寒老师。谁装牛？谁演赶牛的？让寒老师去决定。你们看怎么样？”这个建议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，但最终还是获得了大伙的支持。

扒拉来扒拉去，所谓争着当牛最凶的人，就剩下了肖贵臣、林汉雄和我三个人。我和林汉雄都反对肖贵臣当“老黄牛”的候选人。我们变着法儿数落肖贵臣不够资格：“看你那个麻秆腿、细长腰，尖嘴猴腮的瘦猴样，哪里像条牛？！”有人见三个人当中有两人一齐攻击肖贵臣，就说：“那好，就让他们两人去吧！”肖贵臣又不干，他说：“我的腿长、胳膊长，不信，你们谁来比试比试！要你们去装牛，把条牛演得还不如个小毛驴大，都快像只羊了！”话音刚落，便引得哄堂大笑。

三个人争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。最后，鬼点子多的李林森喊道：“算了，不争了，明几个建议寒老师去改剧本，请他写三个牛在舞台上蹦跹，让他们三个都去当牛！”

“不然，再添上一头猪，让娃他爹赶上牛，让娃他妈吆上猪！”

“同意！睡觉！不许说话了！”

“谁再争，明几个就选他去当娃他爹！”

一场争论到此突然结束。

挑角色

第二天，寒老师笑嘻嘻地把我们三人都拽了去，哑着嗓子对我们说：“我早就知道，你们三个谁也跑不了，就凭你们争着当‘老黄牛’的那股劲头，不论你们哪一个，都能把我要的这个角色演好！”

“怎么，不论哪一个？”我小心翼翼地听着、想着。

寒老师一开夜车就哑嗓子，昨晚他准是又干了个通宵，嗓子里几乎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我写的这个角色，就是赶牛的娃他爹，比真的老黄牛还‘老黄牛’。他必须具备老黄牛

的气质，傻不楞登的，只知道卖力气干活，也不会说话，但他有头脑，懂是非，肯学习，听人劝，有错就改。现在你们说，你们要当哪个老黄牛？”我们相互看了看，我立马亮出王牌：“肖贵臣倒像你所说的那个‘老黄牛’，而且他有腰疼病，还拉肚子，可不能让他演你那条真的老黄牛！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？！我学习你说的那位赶牛的‘老黄牛’，演你那条耕地的真黄牛！”我极力把这两个“真”的、“假”的老黄牛表述清楚。

寒老师会心地笑了笑，没等他们两人表态就说：“我没工夫跟你们泡蘑菇，都给我背台词去！到时候我想提溜哪个就提溜哪个！看看你们是想学老黄牛，还是净说漂亮话。明天早上对台词，谁也别想溜！”——寒老师这一关可真难过，你真的假的都给他堵住了，还下了戒严令！

对台词

看了看寒老师留给我们的剧本，倒也十分简练，尤其是娃他爹的台词，总共也没几句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张口就来。假如装作背不下来，是说不过去的；而且娃他爹那股二不楞登的样子，跃然纸上，也适合我们这号人的口味，我甚至喜欢上了他。可是……

对台词时，除了我们三个娃他爹候选人之外，还有两个候选的娃他妈——李骏和项苏云，都是小九班的同学，全校闻名的娃娃演员，一个比一个能。她们拿腔作调的，就是某些句子的抑扬顿挫不够协调。林汉雄和项苏云对台词时，“嘟嘟嘟，嘟嘟嘟，”竹筒爆豆子似的，把台词一字不落地往出崩。弄得项苏云语气上、语调上都接不上茬。

“甚——么呀！”项苏云惊呼道：“你是和我对话，还是向我扫射机关枪？！”我暗地里发笑。

寒老师没吭气，然后让我和李骏对台词。我当然没有再使林汉雄那挺“机关枪”，而是在该紧接的地方装得结结巴巴的，在应

该惊叹感慨的句子却又放了平射炮。

“金德崇！你什么时候学结巴的？还在那里装洋蒜，装得都不像！”寒老师总结道：“就凭肖贵臣那股认真劲，够资格演娃他爹，也够资格演老黄牛；你们两个，不够资格演娃他爹，更没资格演老黄牛！”“现在这样，你们俩的任务是帮助肖贵臣对台词，纠正他的毛病，什么时候帮肖贵臣过了关，什么时候算完；过不了关，找你们俩算账！也许到时候还可以让你们装一装‘老黄牛’，否则你们别想！”

当导演

为了促成肖贵臣扮演这个角色过关，也为了争取那条“牛”，我们俩不得不缠住肖贵臣一起和他琢磨，最后非得要他自觉满意才算通过。

当寒老师来验收时，肖贵臣表演得还不那么对味，寒老师就让我们再把某一句台词学给肖贵臣听，他总是说：“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样子！”“对对对，那样子才够味！”一场戏排下来，寒老师说道：“你们看，直到现在你们才把真本事拿出来。我早就说了，不论你们哪一个，只要认真，谁都能演好！这个角色实际上是你们三个人集体塑造的。现在决定：金德崇演娃他爹A角，林汉雄演B角，肖贵臣演牛！”

“啊？！为什么？”我惊讶道，“还是让我来演牛吧！”林汉雄也在争辩。寒老师说：“汉雄的湖北口音重了一点，个子又小，不论是演娃他爹，还是装牛，都担任B角好了！”“同意，就这么定了！”他们两个都吆喝起来。而我，我却是抢“牛”不着，倒落了个“娃他爹”！……

学当老黄牛

在以后的排演中，寒老师一再要求我们体会肖贵臣要当“老黄牛”的那种真实精神，“他是不带半点杂念的。那个娃他爹，首

先就是这样一个实打实的老黄牛。你们必须把握住这一点才能把他演好。”他还说：“娃他爹那股一时磨不过来的拗劲，憋劲，鲁莽劲，和你们这帮捣蛋鬼差不多，不用装得太做作了。要放得开，充分发挥你们自己的优势！要做到真和实，你们自己就必须先变成一条老黄牛！”

这以后，我想了很多很多，肖贵臣为什么能争到演“老黄牛”哩？这绝不是偶然的。他是我们3班最早入党的党员之一，不论什么重活累活，不论什么艰巨的任务，他总是一马当先，即便是些生活小事，如打趟水，扫个院子，他也总比别人干得多。再譬如搬家分铺位的时候，逢到炎热的夏天，他把铺盖卷往窑脊瓦里一塞：“我要守在‘白不老’（白长生的外号）身边，晚上好捅他起来撒尿，不然，咱们的‘海军大将’就要‘画地图’了！”而寒冬腊月里，明明窑门口风大没遮掩，他却说：“我喜欢通风，空气新鲜，我来把大门！”简直不容分说，似乎唯有他才能睡在那里。他做的很多事都让人感动。正因为这些，我们不能不对他从心里敬佩三分！

也是打这以后，我暗暗地標上了肖贵臣，什么送水、送饭、扛道具、背辐重的活，什么打前站、当收拢队的差事，我都跟着去干，抢着去干。也是在干的过程中，我开始感到一个人假如能帮别人作点事，假如能为集体卖点力气，他的存在才有点意思，也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。也是在干的过程中，我才真正体会到“樱桃好吃树难栽，小米饭好吃荒要开！”最终还是要归结到一个“干”字上，而且要实实在在地干！就像老乡说的：“开荒地可是个实在活，来不得半点虚假，你多挖一锄头，秋里就多打两颗粮；你少挖半锹深，它就一粒也不收！”而他们本人，哪个不是顶顶老实巴交的哩！因此，在我们的心目中，他们也越发高大起来。为了把娃他爹演得像，为了把这出戏演得好，我又怎能不豁出去呢！

当然，我也学到了另一招，当和别人争着去干上面的那些活

时，我会不客气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请让一让，给咱创造点机会，让咱也体会体会当老黄牛的滋味，不然，我演不好娃他爹这个老黄牛式的人物呢！”有时还吆喝一声：“噢嚟！让路让路，老黄牛来了，谁有拿不动的东西，快让老黄牛给你们驮上！”然后把那些年小体弱同学的背包夺下来，拼命地往我背上加包袱。接着，抽一声鞭子：“噢！哒啾！！”我们就一溜烟地冲到前面去了。

学到真本事

记得在杨家岭演出时，有当地的老乡，也有中央的负责同志观看。演出结束后，一个军人模样的同志就近捡了几支谷茬来找演《掏谷茬》的演员，一时没有找到，就问身边的贺光辉：“你给我说说，这几支谷茬中，哪一支里面有虫虫，哪一支里没有虫虫？”光辉看了一眼，指着说：“这一支里有虫虫，那一支里也有，其他的都没有虫虫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因为一、……二、……三、……”光辉回答得头头是道。然后，他问这位军人：“你叫啥？”

“陈赓。”

光辉的眼睛一亮，这可是鼎鼎大名的陈赓将军呀！他是真不懂，还是故意考考我？光辉追问道：“你信不信？”

“打开看！”待他们一一掰开！果不其然，就是光辉指的那两支里面有虫虫。陈赓同志高兴地笑道：“不错，看来你们都学到了真本事！”

是的，我们都学到了点真本事。不过，对我自己来说，在参加秧歌队的这段生活里，我尤其学到了要老老实实在地当老黄牛的精神。关于这一点，我觉得终生受益匪浅！而且要继续学下去！

最大的喜悦

在1946年延安城的春节活动中，延中秧歌队简直出尽了风

头！这家请、那家迎，报纸上的报道也是一篇连一篇。

不过，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到延安县政府演出的那一天。这是我们头一次到远郊区乡里演出，队员们个个都铆足了劲，30多里的路程一大早就赶到了，原计划上下午各演一场，结果在这两场的间隙，秧歌队肢解成几个剧组：有被迎到另一个打谷场上去演的；有被拉到窑门前院子里去演的；也有到临近的自然村去给抗属演的，都是里三层外三层，崖畔上窑顶上统统挤满了人，都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演了一遍又一遍，谁也数不清总共演了多少场。

不仅场上演，场下还展开了宣传和热烈的讨论：“棉花咋个打杈？”“谷茬里的虫虫咋办？”“变工究竟划算不划算？”……李骏被几个年轻婆姨围住：“快给我们再说说，妮是咋地个劝说妮家那一口子去参加变工队的？”李骏搬着指头，一条一条地教她们说，参加变工是如何如何的好。可是婆姨们还是不放：“瞧人家婆姨多会说话！”“俺们家那口子跟妮们家那口子差不离，憋的来和条牛一样，妮能不能去给他说说说哒？！”“行，走，咱们去说去！”

“喂！别走，”其他的婆姨拦住不放：“把他们都给拉了来，给我们一齐再学一学！”

“再给我们演一遍！”于是，李骏拉上我和肖贵臣，又去给她们和她们演了一遍。

老乡们高兴透了。他们说：“今儿个这秧歌看得实惠，闹得红火，扩大了变工队，还学了个科、科、科学种田！”他们一个个把我们拉到家里去，端出了白馍、黄米糕、粉蒸肉、羊杂碎、大红枣……热情地让着我们：“吃，好生吃！吃了再演！”我们也没客气，就甭提这顿饭吃得多么香了。

一个老汉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娃，演得不赖！”娃，他叫我娃啦！多么亲切的称呼呀！他说“演得不赖”，这是多么真诚、多么实在的夸奖！我们被乡亲们认可了，我们及格了！我心里美滋滋的，获得了最大的喜悦和满足！

在党的抚育下

李立 续磊 徐爱民

40 多年前，我们在陕甘宁边区保育小学学习。那时，每当开会的时候，小指挥就熟练地指挥大家唱歌。首先唱保小校歌，其歌词是：

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，
我们是抗日的后备军。
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，
明天为国出力。
为了自由，为了解放，
我们要努力，努力，
加紧锻炼，勤奋地学习。
我们要记住——
现在是边区的小学生，
将来是中华主人。
同学们！亲爱团结地携起手来，
新社会等待我们去建立！

同学们唱起这支歌，心里无比自豪，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，好为人民解放事业去工作，去奋斗。

那里上课没有教室，没有桌椅，窑洞既是宿舍，又是课堂，很多学习用品靠自制（如砚台等）。在困难的条件下，老师们千方百计地提高教学质量。例如上自然课，老师就亲自抓来活的青蛙和蛇，进行解剖，让同学们看到动物的内脏结构。1942 年有一次日全蚀，老师就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大家观看，并讲解关于日蚀的科

学知识。为了提高同学们的思考能力，经常组织全校同学开辩论会。

月光照射下的山村格外美丽，同学们常常在这样的夜晚围着老师听讲故事和时事，还津津有味地探讨着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。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逐渐树立起远大理想。

白家坪村口树立着两块石碑，上面刻写着：“亲爱、团结、勇敢、活泼”八个大字。在这个可爱的集体里，团结友爱的事例处处可以见到。那时候3年级以下的小同学，有保姆照管，但保姆人少照顾不过来，学校就让大同学照顾小同学。1940年夏天，从保育院送来一批新入学的小朋友。中年级有个同学，没有分配她照顾小同学的任务，但她处处找事干，看到一个胖乎乎的小同学淘气，把鞋弄掉了，她就学着大同学的样子，拣了一双大人的旧鞋底，把它剪成一双小鞋底，再在边上缝上布条后编成辫子，做成一双布凉鞋送给那位小淘气。

同学们是喝延河水长大的。延河和我们结下了特别亲密的关系。数九寒天，同学们在棉鞋底上钉几颗大头短钉代替冰鞋，在延河上滑冰。炎炎夏日大家就趴在延河浅滩上练习游泳。

当我们到了入少先队的年龄时，每人就可以领到一支“三八式”的小木枪，背着它神气十足地在操场上练习立正、稍息……还学习卧倒射击呢！最让人羡慕的是体育老师带领高年级同学做军事游戏。有时同学们在月夜里打起背包紧急集合；有时大伙儿钻进山沟树林里玩儿伏击偷袭的“战斗”。为了锻炼健康的体魄，学校常常举行运动会。比赛项目很多，最有兴趣的是“吃枣子赛跑”。老师把一颗颗大红枣拴上一根根棉线，横挂在跑道上空的粗绳子上。参加比赛的人从起点跑到拴枣子的地方，咬住大红枣后，再继续往前跑，谁最先到达终点，谁就是优胜者。还有踢毽子、弹球、拔河等项比赛。体育用品多半是同学们自己制作的，如有美丽花纹的小圆球，就是男同学们用延河里的花石子磨制成的。

我们的生活俭朴而又愉快。七八个同学睡在一个大炕上，一

个紧挨一个。每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，有棱有角，被里朝外，一律白色，宿舍就像现在解放军的营房。搪瓷水杯，排列成宝塔形，放在矮桌子上，毛巾挂得一溜儿齐。学生会卫生委员配合各班班长检查卫生。同学们的手指甲长不长，脖子和耳朵有没有泥，都要检查。到了每年夏秋季节，同学们还有打苍蝇的任务。每人每天要打一二百只，校舍里的苍蝇打完了，就到老乡家打苍蝇。

稍大一些的同学都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，如帮厨、打柴、积肥、种菜等等。通过劳动既锻炼了思想，锻炼了身体，又增长了许多实际知识。

党对我们这些正在发育成长的孩子，生活上格外优待。边区干部主要是吃小米，可是我们这些孩子，除了吃小米外，每周还能吃上两三顿白面馒头。每月都还会餐，吃几次土豆或豆角烧肉。

当年保小的小同学们，现在多是中年人，有的年近花甲了。但那时唱的那首歌：“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，明天为国出力”的歌词仍然激励着我们在四化建设中奋力向前。

战火催我立壮志

马相时

我在保小的时候，正值西北战场最艰难岁月，胡宗南气势汹汹，占领延安，到处烧杀抢掠。陕北群众坚壁清野，转移流离，土地荒芜，粮食奇缺。保小的学习生活条件就更加艰苦，纸张缺乏，就用木板钉上框框装沙土，以树棍儿代笔，写完字端起来摇一摇，再写。因为是供给制生活，穿的灰布衣服，号码大，不合身，冬天穿的粗毛袜子是男同学捻线，女同学织成的；吃的每天两餐小米粥，大家经常处在半饥半饱的状况。至今我还记得逃难的群众携儿带女路经保小讨饭吃的情景，有的一餐吃七八碗粥，肚子胀得反而走不动路，只好住下。后来接受了这一教训，每人只给两碗粥，吃完就劝他们继续赶路。

1947年8月，英勇的西北野战军盘马弯弓，诱敌深入，经沙家店、宜川瓦子街战役胜利后，扭转了战局，转入外线攻势作战。绥德保小也有了安定的学习条件，不必东渡黄河了，而是往延安岔转移。行军途中，地方政府和乡亲们组织了毛驴队护送。四五岁的同学两人合乘一副驴驮子，像我这样10岁以下的同学，两个轮换骑一头毛驴。黄土高原的山，坡陡路窄，为了不掉队，同学们常常上山时拉着驴尾巴，毛驴又驮东西又驮人，尾巴上还拉扯人，负重甚大，常拉屎放屁，喷人一脸。这时赶驴的老乡会风趣地说：“娶媳妇要受得了气，赶毛驴要受得了屁。”同学们被逗得大笑起来，顿时也觉得疲劳减少了些。

就这样，翻过一山又一山，爬了一坡又一坡。正当大家走出了山区，庆幸到了咸榆公路平川的时候，另一番情景，令人惨不